文化影響力

從《海上花》看中文翻譯的文化影響力

張愛玲一九六九年英文演講錄音首公開

人文歷史

近日一段影片在社交媒體引發關注，片中部分音軌為張愛玲一九六九年在美國的英文演講原聲，亦是目前已知唯一留存的張愛玲本人聲音錄音，彌足珍貴。

音軌錄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，全長七十二分鐘：三十五分鐘為文稿宣講，三十七分鐘為問答環節。錄音檔案以張愛玲已故的丈夫賴雅的姓氏Reyher編目，長年藏於美國拉德克利夫學院（現已併入哈佛拉德克利夫研究院，Harvard Radcliffe Institute）施萊辛格圖書館（Schlesinger Library），封存五十餘年，至本次影片籌拍時重新面世。講稿後經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語系教授Christopher Lee整理，補題Chinese Translation: 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（《中文翻譯：文化影響力的一個載體》），二〇一五年發表於《PMLA》。

吳邦謀

這份十三頁的演講原稿，現藏南加州大學圖書館；鄭遠濤的中文譯文《中文翻譯的文化影響力》，收於皇冠出版社《紙短情長：張愛玲往來書信集1955–1979》。而演講當天的問答內容，過去僅存於音軌之中，直至錄音面世才進入公眾視野，茲選錄片段如下。

紅樓續筆，另具眼目

問答環節開始，張愛玲提及《紅樓夢》的譯本與續書細節：「《紅樓夢》（英譯名：Dream of the Red Chamber）曾有數種譯本，幾乎都不曾說明書末三分之一並非原作（即曹雪芹）。」依她看，後部不出於一手，續寫者眾且彼此不協調。她舉了一個少有人點破的細節：老太太亡故後府中失竊，最得寵的丫鬟懸樑殉主。唯有她認得珠寶清單；知情人既死，失物無從核對，其餘丫鬟只能憑空杜撰一部失物冊呈官。不料下一回，失物竟全數追獲，連捏造出來的物件也一併尋回。說到此處，聽眾笑了。

張愛玲又說小說主人公（即賈寶玉），失去一切時不過十幾歲，初稿寫十三歲，後來改成十五。他厭惡科舉、又不能勞動，家敗便一籌莫展。自幼最親近的丫鬟（即花襲人）最終離開他，嫁與一名戲子。襲人婚後，夫婦二人還一同接濟寶玉。當年讀者多半厭惡襲人的「背叛」，當代美國讀者反而輕看寶玉：有康健之身，卻仰賴故人餵養。作



▲一九九二年六月，張愛玲註譯本《海上花》拆為二冊出版：《海上花開》《海上花落》。圖為《國語海上花列傳（二）》，即《海上花落》。 作者供圖

者寫三人終身為知己，情誼澄澈溫厚，可見她的眼光早已通透。

張愛玲接着談另一部作品（現場未道出書名，即《醒世姻緣傳》）：作者畢生執念於包辦婚姻與懼內一事，在《聊齋志異》（英譯名：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）中反覆書寫，又擴為長篇；然而最後給出的答案竟是輪迴——前世辜負之人轉世為妻，以折磨作為報復。兩組本自獨立的故事靠輪迴生硬綁合，是此書的一大缺憾。

一聲中文，喚海上花

現場觀眾問張愛玲何以翻譯《海上花》。她答：「除《紅樓夢》外，這亦是我極為看重的小說，甚至有人稱它是『唯一好的中國小說』。《水滸傳》（英譯名：All Men Are Brothers）固然出色，卻更近民間文學與史詩質感，並非中國所獨有。」

正是在這後半段裏，出現了全場最動人的一瞬——談到《海上花》，她沒有說出英譯名The Sing-song Girls of Shanghai，說出口的是中文讀出的「海上花」三個字，而且不止一次（錄音時間：54：28，55：10，55：32）。那段錄音因此有了別種價值。它是我們目前所知唯一能聽見張愛玲親口以中文讀出「海上花」的記錄；與之同樣珍貴的，是她開講不久亦是以中文說「福爾摩斯」。一個以中文寫作、以英文演說、一生在兩種語言之間搬運意義的人，她的口音、停頓、選字的遲疑，全都留在這七十二分鐘的錄音裏。

彼時張愛玲正着手英譯《海上花》，卡住她的最難一關，是人名。她的解釋很清楚：中國小說視野寬闊，人物眾多，英文名字又難於記憶，而在外國人耳中，所有中國名字聽起來彼此相似。於是每逢把中國名字轉成英文，她總是十分躊躇。

譯名之困，Sing-song源流

她給出自己的辦法：姓取音譯，名取意譯。「金花」譯作Gold Flower，「金鳳」譯作Gold Phoenix。聽起來工整，問題卻在別處，例如《海上花》主要人物洪善卿（Hung Shan-ch'ing），西方讀者易誤認Ch'ing為姓，大惑於洪先生與Ch'ing先生究竟是否兩人；她最後在英文打字稿打上Benevolence Hung。人物浩繁又多同名，終歸不免混淆。譯者精心設定的規則，在外國讀者那兒並未換來可親近的人物，只換來一串奇怪的英文字。

至於「Sing-song」字面是「唱曲」、「唱歌」，但在這個書名裏，它並非「歌女」的譯名——它的來源是一場聽錯。南加大所藏英文打字稿的第二十四b頁，有張愛玲的親筆附註：蘇州方言「先生」原指名師，早年音譯hsien-sheng；太平天國之亂後，上海女彈詞藝人行時，部分淪為娼妓，旁人仍以「先生」相稱——此稱本是為上等娼妓而設。至於sing-song，純是音聲的巧合：吳語「先生」讀作Si-san，在英語耳中近似sing-song；這些女子又常在宴席間彈唱，遂依聲附會、以訛傳訛，竟成了英譯書名的一部分。

這也估計解釋了張愛玲為什麼在答問時屢次用中文讀「海上花」，卻繞開英譯名。對她來說，The Sing-song Girls of Shanghai是個帶着誤聽來歷的書名：外國人聽見的是「上海的歌女」，但《海上花》寫的根本不是賣唱的藝人，而是妓院裏的情愛、應酬與生計——「花也憐儂」筆下那一群人。書名裏的Sing-song既不準確，又無從解釋，估計她大概也懶得在演講裏向聽眾追溯這段誤聽史。

書名本意，海上花源流

晚清文人慣稱上海為「海上」，「花」則是煙花場的隱語，特指書寓、長三書寓中彈唱應酬、略通文藝的藝伎。作者韓邦慶初擬書名《花國春秋》，後定為《海上花》，成書之後復增「列傳」二字，成為《海上花列傳》——以史傳筆法，為不入正史的女子立傳。

一八九二年，韓邦慶自辦《海上奇書》連載此書；一八九四年，石印全本問世；一九二二年，清華書局重排；一九二六年，亞東圖書館推出新式標點本，由汪原放標點，卷首胡適序、劉復讀記、韓子雲例言俱在。魯迅「平淡而近自然」的評語，劉半農、趙景深、阿英諸人對吳語文學的重新發掘，皆由亞東本而起。

譯事起自張愛玲十三四歲。一九八三年，皇冠出版社初版張愛玲註譯《海上花》，她追憶初讀的經驗：「看完了沒的看了，才又倒過來看前面的序……別處從來沒有」——她家那部，正是亞東本。胞弟張子靜回憶，年少時她纏着父親書房的私塾先生，用蘇州話念書中妓女的對白。一九九二年六月，皇冠由單行本再分拆為《海上花開》及《海上花落》兩冊。

百年譯事，接力傳譯

一九六七年，張愛玲經夏志清推薦獲得拉德克利夫研究獎助金，專力於《海上花》英譯與紅學考證；英文打字譯稿幾經流轉，一度傳說遺失於搬遷。一九九五年她辭世，遺稿次年由宋以朗捐藏南加州大學圖書館。二〇〇一年，香港中文大學孔慧怡（Eva Hung）接手修訂這份遺留譯稿，定稿交付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，定名The Sing-song Girls of Shanghai，也就是英譯本《海上花》；書籍在二〇〇五年正式面世。自一八九二年《海上奇書》開始連載，至二〇〇五年英譯本問世，前後整整一百一十三年。

這漫長的百餘年譯事，串起兩代譯者的接力。張愛玲是開拓者，她親自啃下吳語對白、人物姓名、書名源流種種難題，在打字稿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自註與斟酌痕跡；孔慧怡則是整理者，依循張愛玲既定的翻譯思路，補正疏漏、統一體例，讓這份停頓於作者辭世的譯稿，終能落地成書。

對張愛玲而言，翻譯從不只是字詞的替換。她在拉德克利夫的演講主旨，正是翻譯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；而《海上花》的翻譯實踐，本身就是這套理論最貼切的樣本。她試圖把吳語書寫裏細膩、含蓄、屬於上海長三書寓的人情氛圍，引渡進英文世界，卻又清楚感知：語言之間，永遠有無法完全轉移的肌理。



◀一九七七年八月，皇冠出版社初版張愛玲《紅樓夢魘》，封面與裝幀均由她親自設計。 作者供圖



▲一九六六年，張愛玲離開華府前拍攝的黑白肖像照。 作者供圖



▲一九八三年十一月，皇冠出版社初版《海上花》，為國語譯本首刊單行本，由韓邦慶（韓子雲）原著，張愛玲註譯。 作者供圖



《夜遊檔案館：解密琉璃》12月澳門上演

【大公報訊】保利美高梅博物館將於12月5日起推出全新場景式遊樂《夜遊檔案館：解密琉璃》，邀請觀眾化身為主角「琉璃學徒」夜探博物館，跟隨NPC演員展開尋珍之旅，認識琉璃工藝千年來的傳承與演變。配合現正舉行的「琉光璃彩——淄博琉璃藝術展」，博物館亦將於12月1日起為手機遊戲「琉光煉彩」增設夜遊及冬日限定版本，增添互動尋寶樂趣。門票現已開售。

延續「活態博物館」理念，是次體驗加入遊戲任務概念，並聯同澳門當地劇團「夢劇社」，匯聚當地優秀表演演藝人才參與演出，致力為觀眾提供多元娛樂體驗的同時，亦為當地劇團及表演藝術人才提供創作與展演平台。

夜幕之下，參加者將跟隨館長「阿璃」及絲路商人「康福多」尋找琉璃發展的線索，以「琉璃學徒」身份探索，過程中以手機NFC感應並解鎖數碼藏品——收集吹製、套料雕刻、內畫及燈工四項琉璃工藝認證。從「接任務、找線索」到「感應、解鎖、收藏」，科技成為學習工具，讓參加者在闖關過程中發掘古今琉璃珍品及其背後故事。



▲保利美高梅博物館將推出全新場景式遊樂《夜遊檔案館：解密琉璃》。 主辦方供圖

活動訊息

《夜遊檔案館：解密琉璃》

- 日期：12月5日至2027年3月21日逢周六及周日
- 時間：晚上7時至8時
- 地點：澳門美高梅二樓·保利美高梅博物館
- 語言：粵語及普通話
- 體驗時長：約45分鐘

「琉光煉彩」將於12月1日至2027年1月31日推出冬日限定版本，並新增一款期間限定數碼琉璃珍品。玩家可透過線上任務收集原料，煉造不同款式的數碼琉璃珍品，或親臨保利美高梅博物館及澳門美高梅其他指定地點，以手機NFC感應收集線下限定珍品。

保利美高梅博物館攜手中國國家博物館及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館，聯合呈獻「琉光璃彩——淄博琉璃藝術展」，展覽精選近180件精美絕倫的古今琉璃珍品，透過「肇興千年」、「幻彩永駐」、「璆琳佳器」三大單元，全面展現中國琉璃三千年的發展脈絡——從戰國至明清時期的歷史遺珍，到當代藝術家在材料、工藝與觀念上的創新探索。現場亦打造沉浸式光影空間，讓琉璃的通透質感與斑斕色彩淋漓展現，引領觀眾步入流光溢彩的視覺盛宴。

「兩航二代」粵港尋訪父輩足跡

11月中，二十餘位兩航二代組成尋訪團抵達廣州，啟動「尋訪兩航起義父輩足跡2026年粵港行」。團員先後參觀白雲機場新航站樓、運行控制中心和南航歷史館，並赴香港尋訪兩航起義北飛起點，緬懷父輩的報國事跡。團員中大部分人員前一日剛在北飛終點之一的天津，參加了「兩航」起義七十七周年紀念活動。自2024年1月起，兩航後代已陸續走訪雲南、寧滬杭、津滬杭芷皖、太原等地。

抵達廣州當日，尋訪團先後參觀白雲機場新航站樓及運行控制中心。次日，尋訪團參觀南航歷史館，並走訪1950年「八一」開航典禮所在的老航站樓。

隨後，尋訪團赴香港，到兩航起義北飛的起點尋訪父輩足跡，並入住原啟德機場舊跑道旁旅舍。香港中央圖書館內，團員見到兩航一代編寫的《歷史榮光》及兩航二代編寫的《起飛在杭州》等相關書籍資料。 陳安琪、徐國基



◀尋訪團開啟尋訪父輩足跡粵港行。 劉立仁攝